

百餘年前「吃教」一代

楊繼良



一八四四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被迫「五口通商」。大約是我的曾祖父出生前後，時值第二次鴉片戰爭。他青年時代，隨美國傳教士離開寧波，成了一個牧師。想必他把他家眷都留在鄉下，因為我祖父是十八歲那年離開寧波，到橫濱坐小輪到杭州，在教會辦的之江大學前身讀書，畢業後憑着英語，在當時由英國人赫德當總稅務司的海關獲得一個「監獄監獄」。

從我的父親這邊，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有同樣的經歷，成了牧師；我母親的祖父、外祖父也都隨傳教士成了牧師。這樣的四個「大公公」（都是窮人、絕非書香門第），都有幾乎相同的經歷。他們的下一代，開始在洋人興辦的大學唸書，成了清朝末年的洋務人員。我祖母後與公理一同住，牧師的收入每月八銀元，要維持一家十多口的生活，唯一常吃的葷菜，是鹹到發苦的一種叫「龍頭烤」的小魚。但這一代人都想幫助自己所有的親戚沿着自己的道路「脫貧」。教會在杭州辦了個學堂，包吃包住，還給一點零用錢，祖父和祖母兩家都把凡能站得上一點兒的男女青少年（大約相當於我祖父的三表、三表）都從農村叫出來上洋學堂。我那個虔誠基督教徒的母親，晚年時對我說「這就是吃教」。

四個公公的第二代，有極少數先行者，開始追隨留洋留學幼童，自費或由教會資助「放洋生」，到美國唸書，其中包括巴黎和會會上拒絕簽字的王正廷。到第三代，幾乎全部在國內教會大學唸書；一九三〇年前，大約一半人，家裡都備有所有，送到美國深造。再往下，到我這一代，只極少數在解放前出了國；沒有趕上這個機會的，個個都相當「崇洋媚外」。我自幼便更是有好的生活，必須學好數理化，而英語更是大有前途。

對這一段家史，在解放以後，我漸漸認識到（那是真真的），可謂是追隨帝國主義分子的「發家史」，可恥！現在覺得，一八六〇年和廣東去美國做勞工同一個時期開始追隨傳教士，也需要相當的勇氣；一八七五年前後政府對留洋留學幼童有二條禁令，不准剪辮子，不准上教堂。祖父一八八〇年前後的結婚照，就穿西服，不再留辮子。我的曾祖父有一個雙胞胎的弟弟，種田，早逝，無後，老家已無「五服」內的親屬了。出於「懷舊」，前年，我到祖父出生地的一次。那是一個帶有丘陵的貧瘠小村，這塊土地絕不可能容納時代的繁衍。可見對外開放、發展是無可避免的。「吃教」比去上海當學徒為優選，因為提高文化了。遙想當年最初兩代人的舉動，都近似叛逆，很是一「前衛」。香港風風雨雨台近來介紹赫德，糾正了我過去對這個「帝國主義分子」的看法。中國從封建閉塞走出來，教會辦的學校和醫院，乃至於「吃教」一代，有其積極的一面。我的四個「大公公」的第三代，有五十人放洋留學，當年只有一人滯美不歸；在四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兩次出國潮中，形勢變了，這些人的後代，現在半數已定居國外。如今不再有人認為是「叛國投敵」了。歷史常給人們開玩笑。

（寄自美國）

藥補不如食補？

馮進



中國人歷來相信「是藥三分毒」、「藥補不如食補」。除去各種專業人士、特色餐館經營藥膳不說，普通人的日常飲食也多半講究葷素搭配、營養均衡，對於食物的「性熱」、「性寒」、「性寒」、對於季節更迭時的養生食療等都能說出個一二三來。

廣東、福建一帶流行「煲靚湯」，人們在食材中加入藥材文火慢燉，其習慣由來已久，別有一功，如今大藥房環賣的各色花茶：玫瑰、八寶、菊花、絞股藍等，也無一不是號稱能改善城市環境污染帶來的白領亞健康的生活狀態。去年指導一名學生的畢業科項目，才知道如今國內不光有針對女性妊娠、粉刺暗瘡、普通感冒等常見問題的保健美容藥膳，更以各種藥膳對付現代生活方式帶來的富貴病：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壓、高血糖的「三高」、痛風、甚至癌症等。載有藥膳方子的《求醫不如食補》在網上點點火，印成紙書後更熱賣，去年更有號稱「中醫世家、北京醫科大學臨床醫學系、北京師範大學中醫藥專業、衛生部首屆高級營養專家」的張悟本暢銷書《把吃出來的病吃回去》，鼓吹綠豆的抗癌功效。結果，有一種綠豆賣到十五元一斤，比豬肉還貴。最近張悟本被調查，有人指出他個人履歷中多處虛偽的資歷、學歷，中國健康教育中心也專門召集專家批評他錯誤的食補觀念，例如：鹽吃得越多越好、光吃白薯就能預防疾病、茄子吸油有利於控制血脂、綠豆能治多種病等。大家這才恍然發現自己已被「騙子」忽悠了。可是，一年來張悟本在電視上頻頻露面，甚至在央視的《大國醫道》電視欄目的《食療篇》中擔任主講，做了三十集專題片《把吃出來的病吃回去》，影響不可謂不大。他開設「悟本堂」，坐堂門診，掛號費可謂「高本」一厚利，名不虛傳。有人稱：「幕後推手的精心包裝，傳媒的推波助瀾，再加上公眾對健康養生的盲目推崇和基本知識的缺乏，這些都是將張悟本推上「神醫」的重要推手」。我想到的是國內看病貴、看病難的生活現狀和公眾盲目跟風的思維模式：當年流行的練氣功、打雞血、吃紅薯保健養生和這次的「張悟本門」實在是大同小異。近年來申請「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國內方興未艾，中醫藥也足以躋身世界精神財富之列。

可是，如果民生沒有長足的提高，百姓的教育、文化水平沒有較大的進步，世道名號再光榮，也只能是阿Q「我們先前比他們闊多了」之流的論調，於民無益，於事無補。

給家長們的生活疑問而已，其中或許更多表達的，不過是生活的好奇與疑惑。當然，胡適對於「為什麼一定要兒子」的質問，不會僅止於此。胡適無後思想的最大貢獻，是將一個中國人的生命意義，從家族血脈傳承的宗族論中解脫出來，將個體生命的社會意義與不朽觀重新闡明，將個體生命的價值與意義，與網絡銜接、生生不息的大社會的存在、發展與進步關聯在一起。也就是從一個狹隘的、家庭與家族功利思想的局限中解脫出來，在一種不朽的社會中獲得個體生命的價值與意義認定與滿足。

陳衡哲「不婚」與胡適「無後」

段懷清



據說，現代中國開女子留學美國之風氣的陳衡哲，有「不為生活而結婚，不為寂寞而結婚，不為結婚而結婚」的「不婚」誓言。這樣的誓言，跟她毅然赴美留學的舉動一樣，都有敢為天下先的豪邁與膽識——清末民初的留學生，無論是留學東洋還是留學西洋，都有一種「改變」的衝動或者豪情；所不同者，留學東洋者，似更關注於社會與政權的「革命」，而留學歐美者，則似更傾向於個人主義或者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陳衡哲的上述誓言，似亦可為一證。

有意思的是，與陳衡哲夫婦均為好友、且同期留美的胡適，亦有與陳衡哲的「不婚」誓言相呼應的「無後主義」。仔細觀察，胡適有關「無後」的思想，實在談不上什麼主義。儘管這一思想，後來在他《不朽》以及《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等文章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理論闡釋，但總體上看，胡適的這一主義，說起來「理不怎麼直，氣也不那麼壯」，更何況結婚一年左右，「無後」主張的胡適，其「後」也跟著來了。

說到這裡，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主張「不婚」的陳衡哲，戀愛不久也就「婚」了，而鼓吹「無後」的胡適，婚後不久也就「有後」了。他們的「不婚」與「無

後」招牌，都被自己砸了，該如何看待他們的那些嘩動天下的口號？用今天的網絡思維和網絡語言來說，陳、胡當年的那些主張，不過是「自我作秀」或者「自我炒作」而已，為自己贏得了社會關注之後，趕緊偃旗息鼓，該幹嘛還是幹嘛，一切照舊。

真實的情況是這樣的嗎？該如何看待陳衡哲、胡適等人在「五四」時期所提出並初步實踐的那些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方面的變革思想與主張呢？

撇開「不婚」主張不說，但就胡適所提出的「無後」主張而言。這種主張的「反傳統主義」，主要體現在對於一種習俗化的生活方式與生活態度的質疑與挑戰——用魯迅作品中的話說：從來如此便對麼？中國人的生活邏輯是，從來就如此生活，既然從來就如此，我或者我們還有什麼好懷疑、好遲疑、好難為的呢？人云亦云、人亦為之就是了。

胡適的「無後」思想，首先是對上述缺乏自我反思、自我判斷與自我選擇的傳統思維方式與生活方式的質疑與挑戰。古語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而傳統孝道思想，在「五四」啟蒙思想者眼裡，恰恰是壓制磨滅個人意志、個人自由與人生選擇權力的最大障礙，所謂胡適的「無後」思想的提出，也是用一種疑問的方式提出來的，「為什麼一定要兒子？」坦率地講，這種問題意識，如果僅就其問題方式而言，實在不過是童稚時期提

比清官還棒

言止善

今年五月，全國婦聯發表了《中國和諧家庭建設狀況調查報告》。調查結果顯示，得到家長支持的婚姻幸福比例較高，六成以上家庭夫妻感情很好，七成以上家庭關係很和諧。「情感不忠誠，有外心或外遇」是婚姻關係的最大威脅。絕大部分人認為虐待老人者應當受到懲罰。調查還顯示，人們對幸福的感知是基本相同的：家庭基本生活有保障、受教育程度高、婚姻能自主都和家庭幸福關係很大。另外，希望家人能公正做事廉潔做人是各家庭的普遍訴求。

以上講的是日子過得好的家庭，但托爾斯泰早就講過「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這可是至理。如今，家庭的不幸者最愛去傾訴的地方，不是當年人們愛泡的工會和婦聯，而是電視台。不少電視台都有情感欄目，播出的內容除了夫妻矛盾，就是兩代人的糾葛，抑或也有未婚媽媽帶着孩子來找爸爸的，還有失敗多年的兄弟姊妹尋親的。電視台也的確有能耐，許多棘手的問題，哪怕要驅車數千里，他們也能根據蛛絲馬迹打開那柳暗花明的局面。下面講的這個關於「媳婦」的故事，在電視台解決的難題裡，只能算「小菜一碟」。

曉磊和娟娟是大學同學，相戀多年後步入婚姻。去年兩人共同在上海買了兩居室的新房，首付三十二萬，一人一半，還房貸。半年後，兩人協議離婚。由於都是外地人，要想繼續在上海落腳，就不得不生活在一個屋簷下。一個月後，曉磊帶回了新女友瀟瀟。三角關係，朝夕相處，自然難得相容：連上衛生間、修水龍頭之類的小事也要發生齟齬。曉磊和瀟瀟合計，打算付給娟娟二十萬，請她離開。娟娟不依，聲言得不到五十萬，決不放棄。曉磊無奈，上電視台求助，娟娟和瀟瀟作為當事人也趕到現場。當着眾人的面，三個人各訴苦衷，兩個女子唇槍舌戰，一旁的曉磊滿臉愁容。

電視台請來一位快刀斬亂麻的高手（這可不是溢美之詞，他一開口，三個年輕人馬上心服口服，都稱其為老師）。他先分別批評當事人。瀟瀟根本不懂房產權，當初娟娟首付雖只有十六萬，但目前房屋已經升值，娟娟完全有權處置她的財產，她可以堅持她的要價。娟娟不能從剪不斷理還亂的舊情中走出，瀟瀟的出現觸痛了她的傷疤，她錯在無名火太多了。曉磊作為唯一的男性，既不度大又不智慧，讓兩個女子替自己受累，是忘記自己的擔當。這位智者接着提出三個解決問題的辦法：一是把這套房賣掉，平分所得而後各奔東西；二是把這套房租出去，租金各得一半；三是一方退出，一方佔用，後者付租金給前者。經過協商，年輕人採納了第三種方案，娟娟成為付租金者。

常言道，清官難斷家務事。無論是你自己，還是在旁邊出主意的人，能把那瑣碎卻重要的家務事處理好，是比清官還要棒的。在我們的道德體系裡有三個組成部分：家庭美德、職業道德和社會公德。其中家庭美德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它是後兩者提升的基礎。已成為眷屬的有情人請不要忘記這一點。

從山南到日喀則



五月三十日 昨天離開拉薩去山南地區，這一路好陽光照着好風景，走得十分輕鬆悠閒。

山南的人文景觀多於自然景觀，來這裡主要是感受文化。澤當所處的雅魯河地區是藏族文化的最早發祥地，有西藏歷史上的第一位贊普、第一座宮殿、第一塊農田、第一座佛堂、第一部經書，甚至第一片陵墓……到此一遊的多是國外旅遊者，國人比較少見。

看過鎮子附近的昌珠寺（吐蕃時期西藏的第一座佛堂），我們就直奔雍布拉克康。雍布拉克康是西藏歷史上第一座宮殿，現已成了寺院，它位於澤當鎮十一公里外的扎西次山上，本身規模很小，但背倚蒼穹，聳峙山頭，顯得氣勢非凡，看它必須仰視。西藏的很多建築都有這個特點——以山體為天然基座，依山勢起伏而修建，借助高聳的自然山體襯托出建築的不凡氣勢。站在山向上向東南方向遠眺，能看到西藏四大神山之首的雅拉香波雪山。

今天早上從澤當前往日喀則，一天的節目多而精彩，我們忙碌着疲憊着且快樂着。雅魯藏布江伴隨我們走了一個多小時，若不是多次查看地圖，還真的說不清身邊流淌的是哪條河流。拉薩河也有遼闊的水面，藍天下，河水與江水一樣呈純色的藏藍，像是一匹碩大的藍色綢緞，當陽光斜着散落下來，河面上滿是跳躍的水鑽。

中午時分，抵達海拔四千八百七十九米的崗巴拉山口，這裡是觀賞羊卓雍錯的最佳位置之一，另一處在海拔四千四百四十二米的湖邊。羊卓雍錯是個高原堰塞湖，形似蠍子，臥在山窩裡。湖水如同綠松石融化在雪水中，艷麗中透着雍容華貴；剛到山口時，遇上股龍捲風，水面卻是波瀾不驚連漪不起，似明鏡，自願與藍天白雲相映。聽人說，只要你專心凝視湖水，就能看見你的前世和來生。我不信，所以沒看到，只知道在羊卓雍錯的身邊，我的心也如湖水般平靜，無任何雜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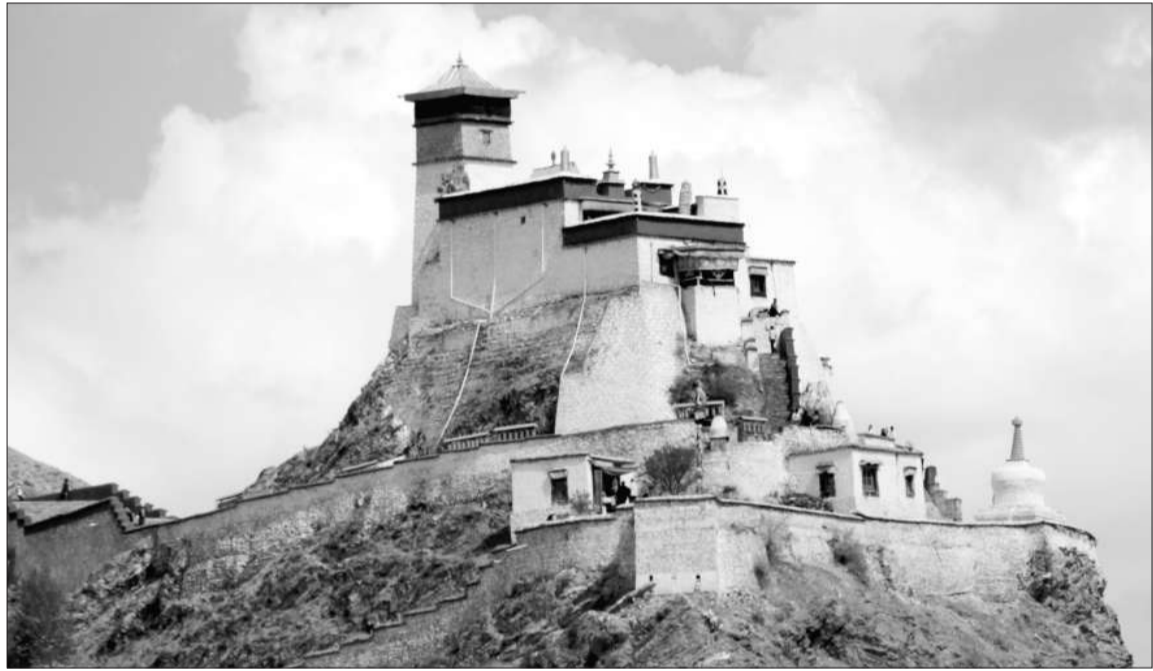
越過海拔四千三百三十米的斯米拉山口，滿拉水庫赫然出現在峽谷中，它就像比例縮小的羊卓雍錯，也像藍寶石般鑲嵌在群峰之間，形狀也是不規則，水也是那麼如藍似綠，神態也是那麼嫺靜。最美的是在離開它以後，你再回頭遠望，會突然發現一座古老的城堡矗立在藍色汪洋之中，其實那只是水庫中一個貌似古堡的小山頭而已。

日喀則，藏語意為「水土肥美的莊園」，日喀則地區，也就是後藏，的確是塊富庶的土地。假如行駛在平地，大片大片的莊稼地連成莊園，白色的屋頂上飄出縷縷炊煙，與間雜其中的一、兩條清澈的溪流一起，構成一幅幅自然的鄉村畫卷。幹活的犏牛往往兩隻一組，並肩而行，被稱為「二牛抬轎」；牛頭上戴着高高的紅白相間的頭飾，像影片中戴着華麗頭盔的羅馬軍團將軍一般威風凜凜，令人稱奇。假如行駛在山路，會看到蜿蜒曲折的路像淺色的玉帶一樣纏繞山間，把不同的農作物分隔開來，山谷裡經常能看到幾戶或幾十戶人家的小村莊，朝外的院牆上貼滿圓圓的餅子——曬牛糞呢！牛羊在山坡上悠閒地覓食，狗兒歡快地生活其間。這不就是都市人一直追求和嚮往的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嗎？

這一天，我們還看了水葬台、卡若拉冰川、宗山城堡、白居寺、扎什倫布寺，等到走出最後一個景點趕住住處，已經是晚上七點。天還大亮着，我們早已飢腸轆轆，想起昨日在澤當連着吃了兩頓的手抓羊肉，更覺飢餓難耐，趕緊找地方填肚子。

（《走近西藏》之四）

雍布拉克康寺院 (攝影) 陽光



瀟瀟走一回

謝萍

有多少煩惱，心裡便有多少褶皺，臉便有多少「絲綢（思愁）之路」，這個，縱用整瓶護膚霜、春臉膏往臉上塗，依然愁眉慘容。可見心情愉快是肉體和精神的最佳衛生。

野花不種年年有，煩惱無根日日生。別看這無根的煩惱，它似一個雕塑家，用了無情的鑿斧，在人的身上敲打鑿掘。鏟去了人的青春，別盡了人的活力。

我不留「煩惱」這客人。我知曉它是一個無形的摧殘者。煩了，我就放幾支愛聽的歌：《彩雲追月》、《春郊驕陽》、《步步高》，這些都是還我青春的聲音。旋律抒情、優美，催人入夢，它讓我排去滿懷不悅。

煩了，我便下得樓去接接地氣，步出門外領略四景。那日，在彩色的人流中遇上了四十年前的同窗。闊別之見，往日朋友情怎能相忘，牢牢記心頭。

我們話及韶華、追憶童趣，兩人滔滔不絕、憶不勝憶。在幸福快人的追潮間，我們嘻嘻哈哈，笑聲掃盡我的憂煩，笑聲蕩漾了所有委屈。同學說得好：「人生尋樂不尋愁，百年長日是瞬間。」

煩了，我有時便搭車郊遊透透氣。下了車，走過去，前面是個天：綠綠翠翠濕濕水，戶外碧潭春洗人。我投入大自然，忘卻了自己，從而也

齊國二忌

王兆貴



盛起來，稱王天下。

都忌急忙又找公孫閉商量對策。公孫閉就派人帶着重金到市上問卜，並自我介紹道：「我是田將軍臣屬，如今將軍名震天下，欲圖大事，不知吉如何？」「隨後，公孫閉又派人把算卦的帶到齊王面前對證。轉瞬間，田忌便由戰功卓著的功臣，變成了居功謀反的叛將。誹謗流行於他的殺傷力往往是致命的，人世間很少有行人免受其害。因為有了奸詐小人，禍難可以混淆，事實可以扭曲，戰功可以蒙蔽。對都忌的險惡用心，孫臏看得很透徹。馬陵戰後，他曾勸告田忌不要解除兵權，兵權齊王以正視聽，驅逐都忌。否則，被逐的就是將軍您了。田忌沒能聽從孫臏建議，回不了齊國，只好逃亡他國。這樣，都忌就把齊國的軍政大權攬於一握。

後借都忌的勢力捲土重來，東山再起，就派說客到楚國去，說服楚王把江南割給了田忌，從而斷了田忌歸路。都忌的行爲，使齊國流落了軍事將才，且加劇了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開始走向下坡路。齊宣王即位後，田忌奉召回國復職，然而畢竟年事已高，不可能再發揮什麼大的作用了。

戰國時代，將相與是諸侯國最高的文武官員。將相和睦相處則國勢強，將相不和則國勢衰。廉頗和藺相如也曾經鬧過不愉快，但藺相如胸懷寬廣，最終化解了情感危機，「負荆請罪」的佳話流傳千古。比起藺相如來，都忌顯然差得遠了。

都忌與田忌，是戰國時期並存的齊國要人。早在中學讀史時，就從典故中熟悉了這兩個人的大名。《都忌贊馬》讓田忌知道了田忌是個善於用人的人。他倆都是齊國拔尖的人物，也都為齊國立下過大功。

都忌身材魁梧，容貌俊逸，雖然比不上上城北徐公，但仍不失為一個大帥哥、美男兒。他歷任桓公、威王和宣王三朝，能言善辯，諳諳見聽，推行革新，使齊國之國力逐漸增強，資歷不謂不深，能力不謂不強，史書評價他秀外慧中，華而有德，頗有君子風範。當我完整地理讀完《戰國策》、《華》後發現，歷史上的都忌遠沒有中學課文描述得那麼完美，令人想不到的是，他度量不夠寬宏，嫉賢妒能，為了陷害田忌，竟敢無所不用其極。

田忌以田齊宗族的身份作齊將，在他的大力舉薦下，齊威王任命孫臏為齊軍。從此，以田忌為將領、孫臏為軍師的齊軍，在桂陵之戰、馬陵之戰中大獲全勝，「圍魏救趙」、「減灶退敵」也被後世譽為經典兵法。

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促成這兩次戰役的幕後推手卻是都忌。

作為相國，被封為成侯的都忌，心中不計，何不奏請齊王攻打魏國呢？贏了，出謀劃策之功就會記在你的名下；輸了，出師不利之過則歸咎於田忌。在強大的魏軍面前，田忌即使陣亡，也會因戰敗被處死。都忌以為此計很好，就去策動齊王派田忌為將軍率軍伐魏。出乎都忌意料的是，田忌在孫臏的參謀下，不僅沒有落敗，反而三戰皆捷，齊國從此強